

未熟的莊稼

悲劇二幕
洪荒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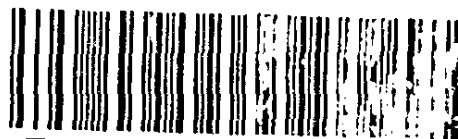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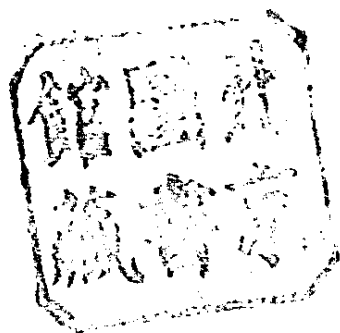


814.6
720.4--0
2

未熟的莊稼

兩幕悲劇

洪荒著



3 0614 2646 0

幕 在 幕 前

「未熟的莊稼」一劇，是在「面向敵佔區」這一政治方向之下寫出來的。敵佔區人民充滿着魔鬼和地獄的恐怖生活，與敵人「以華制華」陰謀的更加險狡毒辣的「通俗化」，都從這劇裏攝影出來。這劇，打破了某些作者固於狹隘經驗領域的傳統，開始步入大眾現實生活的反映，以客觀的深入研究，代替了主觀主觀的想像。這是他的成功的地方。但缺點也還有。特別在語言技巧上，就未能做到雅俗共賞。同一時期，作者的其他劇作裏也顯然表現了這個缺點。這是需要努力搶前一步的。正如敵人還善於把政治陰謀和一切偽宣傳品都「通俗化」了，我們在這方面落後，是很可汗顏的。敵人能夠做到的，應該是我們百倍的能夠做到的。因為我們有着真理這資本在手裏。還在「未熟的莊稼」的題材的本身上，不是已經明白表現了嘛：敵人的魔鬼花樣，玩得氣急神昏，怎樣技巧，然而中國人民不是

終竟在血泊裏覺悟起來了嗎？這就是我們的勝利。這種勝利，在政治上可以取得，自然在技巧上也可以取得的。

這劇，給人民大眾指出：團結就是最後戰勝的力量。指出：敵佔區同胞鬥爭的方向。這在今天，是更加有其一般的、無限的意義了。正當勝利來臨的前夕，破壞團結挑撥內戰的法西份子，却無恥的蠢動起來了。他們竟敢置民族存亡於不顧，拋棄團結，想來分裂了。他們做着將來「老子天下第一」的美夢，恰恰就忘了自己不過還是一個豬天根！這就告訴我們，敵佔區人民鬥爭的方向，同樣也正是我們全中國人民鬥爭的方向。在對敵的意味上說，全國人民的遭遇，還不是和敵佔區人民一樣嗎？「熬燒着奴隸的心，是永恒不息的！」少數法西份子不幹，不甘作奴隸的大眾是要幹的！我們希望今天現實舞台上蒙在鼓裏的豬天根們，更早的有一天豬天根式的回頭！

汪精衛的傀儡班，不久以前也在唱出「內政自主」的新節目來了。他們的技巧，大抵不下於特務隊長王理的吧。這是很可注目的！然而換湯，當然不會換藥。「割肚稼」的實質，終究還是「割肚稼」。今天不是鬼子正在親自動手了嗎？事情的發展，真相便畢露了。我們殷切希望敵佔區同胞和全國同胞，都再來看看這齣劇的第三幕——新的事實的一幕。同時看看還有些終竟不覺悟起來的豬天根們，和死心塌地的王理們，該怎麼辦？！

高沐鴻 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未熟的莊稼

洪 飛

悲劇二幕

怒餓

燃燒着奴隸的心，
是永恒不息的。

——獻給被奴役的兄弟

故事發生於一九四一年的夏天，在山西中東部。

登場人物：

馬元山——三十餘歲，農民。

馬之妻——三十歲

馬之子——黑小，十二三歲。

馬妻之母——五十歲

馬太安——青年農民

董其昌——小學教員

敵人統治區的村長——四十歲（說話滔滔不絕的）

王福——偽特務隊長，三十多歲

趙天根——青年農民（馬妻之弟）

趙北海——老年人，褚家莊的代表

村民——三小

村民——王姑

村民——人

偽特務隊員——二人

除村長，老人，小孩，女人外，其他的上場人物臂膀均鑲有『自衛團』臂章。

第一幕

佈景：山西鄉村的土房子裏。中央稍偏左，有通出入的門。左邊擺下一張桌子。西旁放著一把椅子，一張凳子。桌上有碗壺等什物。門右邊是土炕。壁上有一窗，可以望見院外的樹木。

開幕時：馬元山之妻愁眉不展的坐在板凳上。

妻：（起來，走至門前，憂鬱地仰望天空）唉！……總是看不見太陽！

（黑小從院外走至門前）

黑：媽，我肚子餓！

妻：（沒有理會他）……黑小，去找你爸爸回來！

黑：（努着嘴）我不，我肚子餓！

妻：（撫摸黑小的頭）肚子餓？……家裏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黑：（要哭似地）我不！我肚子餓呢！

妻：去，去找你爸爸回來。我做飯去。

黑：有米啦？（懷疑，稍頓，離開一兩步，頓了一下腳）我兩條腿拖不動！

妻：（呢喃地）昨天後晌喝了一點稀飯，到這食還說沒有吃的，唉！

黑：我餓哩！你見沒有？

妻：餓？家裏剩下來的——點點糧食，都給日本人搜去了，在日本人腳下過活的老百姓，真是連西北風也喝不上了！

黑：你把那個樹皮鑊簍頭給我吃吧！

妻：你昨天吃了樹皮鑊頭，不是拉屎拉不出來麼？給你吃了，又會跟昨天一樣，害死我了！

黑：（坐在桌旁的凳上）肚子餓，肚子餓得咕通咕通地響……

妻：（遲疑半晌）唉！就給你吃吧，反正就是這樣活着的。（揭開碗殺在桌上的鑊頭給黑小）哪，吃吧！

黑：（接過鑊頭，稍停半晌）……還去找爸爸麼？

妻：（沉思不語）

黑：（見她不理，停了一下）媽，你不是要到姥姥家去麼？

妻：想是想去——可是，……媽不放心你的爸爸！（向外仰望天空）你看，天又沒有太陽，恐怕會下雨回凍……

黑：媽，爸爸爲什麼昨天夜裏罵我舅舅呢？

妻：你爸爸不高興。」

黑：姥姥家的那個村來割咱們這裏的莊稼，還打咱們呢！

妻：（不願言語似地）黑小，你別說長問短了。……

（黑小默立半晌，就把鑊頭吃起來）

（馬大安上場）

大：（在門外）元山！（進室，看見黑小）黑小，你爸爸呢？

黑小：（不知道）
妻：（哦，他五叔來了，坐坐吧！）

大：大嫂子，元山呢？

妻：還沒有回來哩，他五叔，褚家莊的不來割咱們村莊的莊稼了吧？

大：割是一定要割的，不過這時候還沒有動手就是了。

妻：（嘆了一口氣）唉！莊稼還沒有長成熟的，白白的又要割了去！

大：割莊稼，還把咱們村的抗日份子，當抗日軍的，全告訴日本人！

黑：昨天我叫我爸爸罵我舅舅，說他把我二叔也告訴日本了！

妻：（立刻制止黑小）黑小，誰叫你說話？

黑：誰叫我說哩？爸爸告訴我，說我二叔是當抗日軍的！

妻：（恐慌地）黑小，你再說吧，等會讓黑狗聽見可不得了！

（黑小瞪着畏懼的眼睛，走向外去，回來伸了一伸舌頭，往門外退場。）

大：唉！他嫖娼的！日本人來欺負咱們，已經欺負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現在姓褚的也來插一手！

妻：褚家莊的也是不願意的。這樣對他們也沒有什麼好處。就是人家逼着不能不來是了。

大：唉，大嫂子，你別替他們說好話了。褚家的從來就跟咱們作對；你就說從前爲了水溝的壓情吧，跟咱們打了十幾年官司，後來他們打敗了，還肚子冤氣悶了好幾年。這回有日本來出頭，當然順手牽羊地來插上一手了！

妻：那是從前的事情，還會留到今天麼？不會的，不會的。

大：不會？那才見鬼呢！人家的心眼，記事可記得牢！

妻：（自語自嘆地）唉，日本來了，就沒有一天平安過，不是要就是搶，不是打就是殺！

大：都是受日本欺負的中國人，姓崔的就不應該借日本人的鼻子來出他的冤氣！

（黑小跑上場）

黑：媽，村長帶着黑狗王理到我家來了！

妻大：{ 王理來了？
（驚慌地）
到這裏來？

（村長與王理上場。王理穿着特務隊的服裝，後面跟着兩個特務隊員）

村：（進室時）元山！

（王理盯視馬大安）

妻：（恐慌地）哦，老爺，村長，他不在家。

王：（神氣地）那裏去？

妻：不知道。

王：（向馬大安）你在這裏商量什麼？你叫什麼名字？

大：我叫馬大安，沒有什麼，沒有事情跟黑小玩玩。

王：玩玩，你是自衛團麼？

大：是的。

王：（生硬地）那爲什麼不去站崗，閒着沒事做，跟小孩子玩玩？

大：（不敢回答，低頭）……

王：（盯了大安半天，突然跳出一句話）滾你媽的蛋！

(馬大安走至門前，王連呢往他)

王：回來！

大：唔……(站住在門前)

王：(冷冷地)兩個人在一起說話，知道不知道是怎麼的？

大：不知道。

王：爲什麼不知道？

大：沒有聽說過。

王：(大聲)渾蛋！你們村長沒有告訴你們麼？

村：(就心地搶着說)哎喲，我的好大安呀，我怎麼沒有告訴你們呢？說過了，是你自家忘了，自家忘了！

王：(向特務隊員)把他捆起來！

兩側特務隊員：是！(走過來抓住大安)過來！

(妻驚慌無措)

黑：(驚哭起來)媽……

王：(嚴厲地叱喝黑小)你哭什麼？

妻：(抱着黑小)黑小，不要哭，不要哭……

王：(指大安向村長)他是不是個好人？

村：(驚慌的閃動了幾下眼睛)哎……隊長，他是個好人。就是記性太壞，他是個好人，就是記性太壞，容易把事情忘了——就說我那天叫他去……去……哦，對了，去找自衛團長來。我找自衛團長商量事情，他都忘了。(連說帶動地)去了半天都沒有找來。那天我是想跟自衛團長談談工作的……

王：(打斷村長的話)算了，沒完沒算的。(手組在胸前，停了一下，叱大安)滾你媽的蛋！

村：(瑟)大安，快滾吧，隊長叫你滾蛋了！(要把大安推出

去)

兩個特務隊員：快滾你媽的蛋！(推打了太婆一下)

(太婆顫兢兢地趨出)

王：(勝利地)世界上就不應該生這樣的條傢伙！

村：對了，隊長，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後傢伙，可後得利害呢，有一次，……他……

王：(截斷他的話)算了，別囉嗦了！(向妻)你的男人那裏去？

妻：他出去的時候，沒有告訴我到什麼地方去。

王：不知道那裏去。好，本來告訴你們婆娘們沒有用處的，不過告訴你也不要緊，聽着：大日本皇軍得到褚家莊褚天根的報告，說你男人的兄弟馬小山是參加匪軍的，當初你們瞞了皇軍不報，那是應該發頭的！現在皇軍特別開恩，限你的男人在半個月裏面把他找回來，如果找不回來，那就要怪自己了，就要你的男人去担当——(斜視了一下眼，撫了一下嘴)聽清楚沒有，要不要再說一遍？

妻：隊長老爺，黑小他二叔，出去做生意六七年，從來沒寫過信回來。

王：(陰險地笑)哈哈！哈哈！哎喲，哎喲哎喲，你這個婆娘把我當小孩子看哩？哈哈！

妻：(驚惶地)我說的都是真話，你不信問問村長好了可

村：這是你自家的事情，與我無關。不過我也可以說一說：黑小的二叔，就是馬元山的兄弟馬小山。從前在家的時候，是個頂好的青年小夥子，一句閑話都不多說。就是連旱煙也不吸，酒當然是不喝的，隊長。那裏個人不稱讚他，都說小山是個好孩子……

王：（打斷他的話）你他祖宗的，囉嗦這樣多幹麼？我是讓你來說書的麼？（敲了一下桌子）乾脆點，他的兄弟就是當抗日軍的（馬上糾正『抗日』二字）不，當匪軍的！

村：（害怕地）是是……是他們自己的事，我不說了，我不說了……

王：（怒叱村長）你他祖宗的，你這個村長是糊塗糊塗的，你是幹什麼的？

村：（害怕而裝出笑臉）我的嘴又厚又饅，不會說話，也說不好，更說不過人家。隊長，你老人家別生這標大的氣，你自己跟她說好了，你自己跟她說好了。

王：（怒怒地盯了他一眼）你他祖宗的，真是個死人！（朝向馬之妻）我告訴你：（瞭了她一眼）我著你這個婆娘也是頂能說話的，可是你騙不了我。你的男人的兄弟是當匪軍的，是你的兄弟褚天根告訴皇軍的。事情就這樣簡單，十五天，要把他找回來，把這事情告訴你的漢子！

妻：不，隊長老爺，黑小他二叔真是好幾年沒有寫……

王：（嚴厲地打斷她的話）還說什麼呢？你以為這樣對我多說幾句話，我會覺得你的聲音好聽麼？漂亮麼？動人麼？標緻麼？快活麼？舒服麼？妙麼？美麼？好麼？香麼？甜麼？

妻：（屈辱而難堪地低著頭）——

王：（呆望馬妻半晌，惡笑）呼呼！哎喲！（『哎喲』要提尖些）這一下倒算不錯。（拉歪了嘴，用淫惡的眼盯視半晌後，對村長說）走吧，跟娘兒們說話，算是能找開心，別的用處是沒有的！

（村長，兩特務隊員隨王理退場）

妻：（當王理走後，委曲地低頭哭泣）……

黑：媽，你怎麼啦？（妻抱着黑小）媽！（哭）

妻：（含悲忍淚，壓抑自己的感情）黑…黑小，不……不要哭……（無聲地抽咽）

（舞台沉靜着。馬元山上場）

黑：（先看見他）爸爸！

馬：（見狀奇異地問）怎麼的，為什麼哭？

妻：（拉衣角拭淚）剛才村長領王理來過……

馬：來幹什麼？

妻：就是要你把二弟找回來。還說要……

馬：（像觸着他的創傷似地暴怒起來）行了，行了，不要說下去了，就是這一回事情。那全是你兄弟幹的好事！親戚，就做到今天吧。

妻：我想這樣事情不會是永根幹的。

馬：（緊接着問）你怎麼知道不是他幹的，誰告訴你，誰告訴你？

妻：因為我們是親戚，他是我的弟弟。

馬：是我們的親戚，是你的弟弟？哼，這樣的親戚真難得呢？

妻：無憑無據的，事情要問清楚才好。

馬：問清楚？只有王八才有這樣的脾氣！我馬元山從來不欺負人，可是有人來欺負我，就不行！給我眼睛還眼睛，給我牙齒還牙齒！

妻：黑小他爸！你不要這樣！

馬：（緊接說）怎麼？白白地受人家來欺負是麼？

妻：（淒切地）不，事情是真是假的，還不清楚。這樣的年頭，就是『打掉門牙都要往肚裏嚥，打斷胳膊也得往袖裏藏』

『你看不見這裏是誰的天下麼？』

馬：還有假麼？王理昨天對村長說，一口咬定是他說的。日本人就限我在十五天裏面把小山找回來，十五天半都不行。不然就要我去擔當，這還不夠實在。

妻：等我去問問我媽好麼？

馬：（忿恨地）行呵，你去了就不要回來，乾脆就回你姓褚的去吧！（坐在凳子上）……黑小，來！

黑：（閃着恐慌的眼光，慢慢走近）……

馬：黑小，你記着：以後你沒有舅舅，也沒有姥姥了！

黑：（要哭似地）我……我不……

馬：（睜眼）不，爸爸要不要？

黑：（恐懼地）我……（望望父母）

（妻感傷地站立着）

（妻之母上場）

黑：媽，姥姥來了。

妻：媽！（招呼母）你來了。

母：你們都在家，黑小的爸爸也在，我來的正好。

（馬元山並未招呼褚母，起來要往外走）

母：（呼喚住元山）黑小的爸爸，你歇一會，我有話跟你說。

馬：（躊躇地，欲言不語地）……說吧。

母：（挨着凳子坐着）唉！老天爺啊！……黑小的爸爸，你坐下來！

馬：（站立不動）——我站你不能說話？

母：唉！不知道是那個天殺的，把黑小二叔告給日本，把這沒良心的事情，說是我家天根幹的。這真是黑天黑地的冤枉呵！

馬：（同以鼻音）哼，別假惺惺的了，自己做了的事，自己知道。

母：（懇切而憂鬱地）不，真沒有，就是來割這裏的莊稼，也是出於無可奈何的。大鬼子二鬼子拿槍桿逼着做的，要腦袋，誰敢說個不字呢？

馬：這回姓褚的腦袋丟不了，不用操心，馬家替你們丟了，回去把枕頭墊得高高地睡好覺吧！

母：不，黑小的爸爸，褚家跟馬家沒有冤也沒有仇，怎麼會做出這樣沒有良心的事情呢？

馬：（苦笑）哼！良心給狗吃了。來割這裏的莊稼，還不心足，還要把我們馬家當抗日軍的，全向日本人透了氣。幹這樣不要臉的事情，簡直就是漢奸！

妻：（怕把事情鬧壞，勸她丈夫）他姥姥的話，都是良心話，滿從天上來，又有什麼法子呢？

馬：（緊接妻語）對，這個是你娘，那個是你兄弟，兄弟比丈夫親，好，回你褚家的去吧！

妻：（委曲地低着頭）……

母：（壓不住悲哀，聲音抖動着）黑小的爸爸，我是幾十歲的人了，活在這樣的世界也受罪，你要跟天根作對，你就先殺了我吧！

（大家無言無語地沉默了半晌，馬元退場）

妻：（慢慢走至門前看了一眼，）黑小，你去看看你爸爸到那裏去。

黑：嗟，到街上去看？

母：黑小，你去看看吧！

黑：嗟。（退場）

母：（長嘆一聲）唉！（默坐在凳子上，稍沉默一回，望望門外天空）天老是陰着。總看不見太陽！

妻：媽！……（很像要說話，却未說出）

母：怎麼啦，孩子？

妻：（憂哀地）這幾天，不知道爲了什麼，我一天到晚直怕。頭上好像壓着一座山似的。

母：（淒楚地）唉！自從日本人逼着兩個村把莊稼割掉，我的心天天都在跳。一年所望着來養活的糧食，還未有長出穗子，就逼着我割你的，你割我的。鬧成自己人打自己人，唉！這樣不打死也得餓死了！

妻：（近乎埋怨地）說起來，褚家莊的人也應該好好的想一想。褚家的來割馬家的，今年這裏的人都不餓死麼？現在已沒有吃的了。天天吃的是糠，樹皮，馬家的命都關在這些稼莊上面。你想想看，怎麼不打起來呢？

母：褚家的也不是沒有想到。日本人逼着，限三天不割掉，全村都要砍頭，誰敢不做呢。

妻：割莊稼已經不行了，接着又把從前參加隊伍的，做抗日工作的，都報告給日本人知道。大家都是中國人，怎麼這個樣呢？

母：咱村的人說：是馬家坪先向日本人透氣的。

妻：這裏的人說，是褚家先向日本人透氣的。

母：不是的，說是馬家坪把褚家的告訴日本，後來褚家莊有的人才供出馬坪的。

妻：這裏的說，是褚家莊先供出馬坪的，後來馬坪有幾個人才供出褚家莊的。

母：天根說，他當天對地都敢說，他沒有把小黑二叔供出來。

不知道那個殺千刀的供出來的。

妻：（淒愴地）這件事，他爸爸氣得磨刀弄棒，要跟天根拚命！

母：昨天，天根聽說黑小他爸爸罵他是漢奸，要打死他。天根這個性子你知道，也火了。急得跳來跳去，也要跟黑小爸爸拚個死活。你叫做娘的怎麼辦？又見不到傢。叫人送個口信，兩個村都成了冤家，成了對頭。好容易今天天根睡了，我把他鎖在家裏，就跑來想跟黑小的爸爸說開。剛才這個樣子，唉，我不是白跑了麼？

妻：我今天也想到你那裏去看看，可是他爸爸成天磨刀弄棒，我怎麼能放心去呢？

母：（恨恨地）那個做了這種不要良心的事的，該他斷子絕孫呵！

妻：（憂傷地）媽！你替我想想看，這個是我的男人，孩子又這樣小，那個是我的兄弟，媽你的年紀又這樣大。萬一弄個三長兩短，你叫我怎麼辦呢？（淒然下淚）

母：（悲哀地）祖宗三代香火，全靠着你這個兄弟。媽活着，可是心已經死了。糧食還沒有長成熟，就逼着割去。穿沒有的穿，吃沒有的吃。人弄的不像人，親戚朋友都成了冤家。

妻：從前總想生活過的好一點。現在我看，日本不走，就不要再想活了！

母：唉！糧食要去了，搶去了，又不讓你養種。中國人都是奴才麼？總得想個法子呵！

（董其昌在門外）

董：元山！

妻：（急擦眼淚，）誰呀？

（董其昌匆匆地上場）

董：馬大嫂，元山不在家麼？

妻：不在，董先生，有什麼事麼？

董：日本人又逼褚家莊的人，來割這裏的莊稼，今天村裏面鬧的很厲害。好多人主張跟褚家莊拚命。剛才有幾位老人，到書房找我去，說元山也是主張打的一個，我想跟他談一下。

妻母}：（驚問）這話怎麼辦呢？

董：全上人家的當啦，人家在後頭拉綫，我們卻自己打自己人！

妻：要真的打起來怎辦，董先生？

董：沒有辦法，因為有人把這兩個村子在外邊的抗日份子，都向日本人供了出來，鬧成勢不兩立。

母：千萬別打吧！哎喲，我真擔心死了！

董：不應該打。可是，日本逼着姓褚的來割，不割就不行。姓馬的說，如果來就打。你不肯讓，我也不肯讓。

妻：董先生，你不能勸勸他們不打麼？

董：口都說破了，也頂不了用。

妻：你爲我勸勸黑小他爸爸，叫他不要去吧。

董：我就是要找他，可是元山的脾氣，真沒法。他只看人家欺負他，只看見白的，看不見黑的。

妻：（焦灼地）他過去很聽你的話，董先生，你爲我勸勸他吧！

董：不知道他上那裏去——好，我找找他去。

(董其昌退場)

母：(長嘆一聲)唉！——日本人到那裏，那裏就不是人間！不是挨餓麼！就是等死！

妻：中國人的肉，中國人的血，都給他喝完吃完了；現在還要啃我們剩下來的——把骨頭！

(黑小跑上場)

黑：媽，爸爸回來了。

母：在那裏？

黑：在外邊。

(外面有人聲)

村：(在外邊)元山，隊長老爺找你了。

妻：(驚訝)呵，王理來了！

(她們面朝向外面)

王：(在外邊)到屋子裏面去！

(馬元山，村長，王理上場，二特務隊員站立門前)

王：(向屋內溜望了一望，見母)噯，怎麼又多了一個人呢？

妻：(急說)老爺，她是我娘。

母：是的，老爺，我是她娘，今天來看看他們。

王：(陰險地，一隻手托着下巴)噯！你不是褚家莊的麼？

母：是的，老爺。

王：(並不看她)誰叫你到此地來的？

母：我自己來的。來看看我的外孫。

王：你不知道這兩天土匪鬧得很厲害，兩個村子的人來往是委許可的麼？

母：(惶惑地)不知道。老爺。

王：你在這裏說些什麼話來？

妻：老爺，她沒有說什麼話。

王：（怒目視妻）怎麼的，我叫你插咀啦？

妻：（恐懼地）——不，我說……說錯了……

王：你們都是豬，真不懂規矩。幸虧是我，要是太君老爺看見，要你們腦袋搬家！

（衆不敢說話）

王：（指母對一隊員說）把她送到村公所去，叫自衛團派人把她送到村外邊去！

一隊員：是！

村：隊長，我去麼？

王：沒有叫你去。（向隊員）快去！

一隊員：（拉母）走吧！

母：（驚惶萬分）我……

王：快滾！

一隊員：（推母）快走！

（妻嚇得拉着黑小不敢動，母被推出）

王：（當母推出後向妻和黑小）沒有你兩位的事情，請出去吧！

（馬妻帶着恐懼不安牽着黑小慢慢地退場）

王：（坐在桌旁）馬元山！

馬：有什麼話就請說吧，隊長。

王：（看見馬元山臂上沒有『自衛團』的臂章）喂！你不是自衛團麼？

馬：是自衛團。

王：你的臂章呢！那裏去了？

馬：（看看自己臂上沒有臂章，吃驚）喂……我忘了戴了。

王：為什麼忘了？

馬：今天我換衣服了，忘了戴上去。

王：（奸刁地）不是換衣服吧？我昨天來，還見你穿着這件褂子哩！（奸笑）哈哈！我看你不是換衣服，你是想換腦袋！

馬：（不敢說話）

村：（替馬元山找個機會，叱他）元山，快快殺起來吧！

（馬元山從口袋掏出『自衛團』臂章穿上）

王：馬元山，我不用多說，你也知道我今天爲什麼事情來的，你老婆對你說了麼？

馬：說了。

王：你打算怎麼呢？可不能馬馬虎虎。不要跟腦袋開玩笑。如果夠了十五天，還沒有把你兄弟馬小山找回來，皇軍是不會跟你客氣的。就是限十五天，這是我在皇軍面前，跟你討這個情的。你還應該感謝我哩！

馬：應該感謝你老人家。可是我的兄弟好幾年沒有來過信，實在不知道那裏去了。

王：哎喲，你還要我去叫你的小舅子來對個證不成？

馬：不，隊長老爺，褚天根這個王八蛋跟我有仇，故意來害我。

王：那是你們親戚的事情，這個我管不着，與咱無關。（奸笑）哼哼……

馬：（憤恨地）隊長老爺，他不是我的親戚，他是我的仇人！

王：那我當隊長的還管這個麼？皇軍叫我來要的是你的兄弟。你要明白，我是替皇軍做事的。

馬：我說的全是實話，我的兄弟出去六七年，從來就沒有寄過一封信，你不信，可以問問村長。

村：算了，算了，別跟我說，我的話不中用的。

馬：村長，你憑良心說一句吧，我的兄弟從來不來信，是不是真的？

村：說起來，我也不是不知道。知道了，當然要說說，小山在家裏的時候，是個頂規矩的人。可是出去了，就從來不寫信回來。怪就怪在這個地方。人家說他參加抗日軍……

王：（突然厲聲打斷他的話）胡說，什麼抗日軍！匪軍！

村：（嚇得跳起來，看看王理改正他的語）對對，『匪軍』。我的咀就是笨，又厚又饅，不會說話，也說不好，我剛才說到——（想）哦，對了。他從來不寫信回來，怪就怪在這個地方。人家說他參加了……（看看王理）我說是『匪軍』……說他參加了『匪軍』。也就說在這個地方。一句話，不清楚，不清楚……

王：你祖宗的，別插嘴，死囉嗦！

村：（畏縮地）……對，對，我死囉嗦，我死囉嗦。我說了，我不會說話，嘴又笨，又厚又饅，說不好。不說了，不說了，說起來就死囉嗦……

王：（怒叱之）你還故意的旁叨麼？我就把你送到城裏去！

村：（驚惶）不，不不，不！隊長，我以後不說了。不要生氣！你老人家是宰相的肚子。常言說：『宰相肚子能撐船』……

王：閉住你的臭屁股！

村：（眼巴巴地望了王理一眼，不敢說話）……

王：（向馬元山）怎麼的，馬元山？

馬：（站在一邊低頭不語）……

王：（故意的發出惡笑聲）哈……（轉語氣）唉！也的確，按道理講：親戚朋友，應該舉手遮太陽。有事情就照顧照

顧。(笑)哈哈你這個親戚也怪開明的。(用眼角瞟射着馬元山)但是，他是個知明大義，愛國家的人，把壞份子供出來，真是爲民除害！

馬：(氣忿不語)……

王：(看着馬元山在氣忿，大笑激他)哈哈！要都是這樣的親戚，真是太好了。哈哈！

馬：(憤恨地咬牙切齒。)

王：(裝出莊嚴的樣子)事情就這樣簡單。我已經通知你了，也算盡了我對你關心的好意。十五天，多半天都不行，記得了麼，還要再說一遍麼？

馬：(不語)……

王：(陰險狡猾地點點頭說)哼，今天我們還可以客氣一點。(向村長)走吧！(往外走)
(村長隨隊長退場)

(馬元山當他們走後，默立半晌，怒火在燃燒他的心頭。於是走到床頭，揭開被子抽出一把利刀，準備往外走，忽聽人聲，縮回)

妻：(在外邊)黑小，他們走了麼？

黑：(在外邊)我看見他們從那邊去了。

(馬元山把利刀放回原處，馬之妻上場)

妻：(向馬元山)他們跟你說些什麼？

馬：(很不自然地)去問你的兄弟吧！

妻：(冷冷地呆立半晌)……黑小他爸爸，這件事情你不能光聽人家的話。

馬：(惱忿地)照你說，冤枉了你的寶貝兄弟啦？我馬家屈辱了你小姐的身份啦？回到你褚家去吧！

妻：（受刺激地帶着淒涼的聲調）元山，你真忍心說出這樣的話，難道我看見你這樣，是高興的麼？

馬：（不語）……

妻：黑小他爸爸，可憐可憐黑小這個孩子吧，他才十三歲，你忍着這口氣吧！

馬：忍着這口氣，丟了腦袋都不敢呼。我已經當了四年的亡國奴了！日本人站在我的頭上，現在當親戚的也來又住我的喉嚨……我不能叫小山回來，小山沒有做錯。要我去我就去。……可是我不能白去！

妻：（淒絕地倒在炕上掩面悲哭）……

（外邊人聲鼎沸，馬元山驚詫。黑小上場）

黑：（驚慌地）媽！

馬妻：（驚問）什麼事，黑小？

黑：褚家莊的人又來了！！

馬：又來了？

（馬大安匆匆地上場）

大：元山，姓褚又來割莊稼了！

妻：又來了？

大：是的，人很多，有的帶着傢伙來的。

馬：好，又來了！……村長打算怎麼樣？

大：村長說讓他們割。

馬：（睜眼）什麼，讓他們割？

大：媽的，大家都不肯，都要幹！就是幾個老頭子和村長說不好！

馬：好，我找他去講

(向村長在外邊說話)

村：找元山去，不要亂來，不要亂來。

(村長上場，正與元山碰頭)

馬：(一抓抓住村長的領頭)村長，莊稼讓人割去，你就不管？

村：(驚慌地)哎哎，怎麼，元山？不是不管，日本人有命令的，你有什麼辦法？

馬：割去了，我們今年吃什麼？

村：那……那我就知道了！

馬：你不知道？(舉手欲打村長)我要棒死你！

村：(嚇得兢兢地往後退)元山，我……我有什麼辦法呢？

(擁上幾個村民，董其昌撥開眾人上場)

董：(拉住馬元山)元山，你幹麼這樣火呢？

馬：幹麼？他讓人家來割我們的莊稼！

村：(辯護)這……這，董先生，你……你有什麼辦法呢？日本人要割的，我自家的也給割啦，有什麼法？

董：元山，不要這樣，鬆開手，(扯開他們)

馬：你的地多，割去個十畝八畝，不算什麼。咱們窮小子，少一畝就少一條命。開汽車路剝去了一畝，現在又讓人家來割，自己餓肚子！

村：那有什麼辦法，日本人要這樣，還要我們去割別人的！

馬：(揮動鬚手)咱可不去割別人的，可是也不能讓別人來割咱們的！

村：那人家要來割咱們的。

馬：那就來打！

村：(胆怯地)打？……(膛目張口半晌)那你們就打去吧！

董：你們聽我說，不能打！

大：（厲聲質問）誰說不能打？

有幾個人跟着問：誰說不能打？誰說不能打？

董：我說，我說不能打！

馬：不能打，糧食沒有了，今年吃什麼？

董：不能打，打就鬧出人命！

馬：人命？他們把咱們的抗日份子，都告給日本人，人命多貴呢？你瞧着吧！

大：（厲聲地）打死也比餓死強！

村：（自語自嘆地）這也不是，那也不是，當初怕日本人來燒房子，來殺人，接頭了，維持了，現在又這樣。反正日子難過，我就……唉！

董：我們不能只看着人家來欺負我們，就看不見是誰叫他們來的，……我出個主意，派人跟褚家壽和去！

馬：怎麼？派人跟褚家壽和？（步越逼近他聲越提高）是咱們去欺負人家麼？是咱們去割他們的莊稼麼？是咱們把他們的抗日份子告訴日本人麼？……（眼睛冒火似地怒視董其昌）你是不是褚家派來的？

董：（和氣而嚴正）元山，不是我們去欺負人家，也不是姓褚的來欺負咱們。（奮激地）我們睜開眼睛看看，是誰在欺負我們！

馬：你說是誰？

董：誰？誰逼褚家莊來割莊稼，誰要咱們交出抗日份子，你說這個是誰呢？

馬：（譏諷地笑）哼！先生，別說風涼話吧，你這話頂不了事的！

董：話是頂不了事，可是我們想辦法來對付他們！

馬：（冷笑）哈哈，對付？莊稼讓人割掉，自己餓肚子？辦不到，咱是老粗，可沒有你們念書的聰明，可是誰要動我一根毫毛，就不成！

大：他媽的，真是，打了耳刮還要賠不是，那不是姓馬的幹的！

董：那你們就會鬧出人命？

馬 }：（同時）鬧出人命也得幹！
大 }

（農民三小持刀上場）

三：他媽的，褚家莊在割莊稼了！

全場人：（異口同聲）在割？

（門口登時站着很多人）

三：在割了，還帶着傢伙，看樣子是要打的！

馬：（咆哮起來）拿傢伙去！

衆：（騷亂起來）拿傢伙去！（亂紛紛地跑下場）

董：（要制止他們，跑至門前）兄弟們，我們不能打！

馬：（在床頭取出利刀）走！

妻：（拚命扯住）你，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黑：（嚇唬得哭叫起來）媽！……（抱住母親）

妻：（哀求地）你不能去，呵……你不能去……

馬：（厲聲叱她）走開！（要擺開她）

妻：（拚死拉住）不，不……

（外面人聲沸騰喧嚷）

馬：（叱妻）你走開不走開？

妻：不，不，你不能……

董：（同時在外邊）兄弟們，不能打……

人聲叫喊：元山，走哇！

馬：（摔脫妻在地上）走開！

董：元山，不能去……（復上場，與元山相撞，被元山撞跌了一跌）

馬：走哇！（奔下場）

董：（穩定腳，邊叫邊追）兄弟們，不能打啊！不能打……

妻：（爬起哀叫）黑小的爸爸……

黑：（哭叫）爸爸！

村：（默立半天，不知所措）真糟糕，真糟糕……（踉蹌地奔下場）

（場上只剩下馬妻和黑小）

妻：（淒絕地仰面哀鳴）天……天啊……（伏在地上）

（外面人聲漸遠）

幕下。

第二幕

第二天天亮的時候。

同前景。

開幕：場上無人。台後婦孺慘悽悲憤的啼哭聲。

妻：（聲，尖銳地哭泣）天啊，可憐呀，……可憐呀！你死得多麼可憐呵！……（繼續不斷地）

黑：（夾雜在其中的哭泣）爸爸呀，爸爸呀，……

（夾雜着其他人的語聲和嘆息聲。）

——唉！真可憐，這樣的世道怎個活下去！

——好好的人家，怎麼就弄成這樣呢！

〔村長與董其昌上場〕

董：（帶着痛苦）唉！說鬧出人命就鬧出人命。

村：（悲哀地）唉，多結實的一個漢子，這樣就完了！

董：元山死了，這個家怎個活下去？

（台後哀泣聲）

村：……（半晌後，嘆了口氣）唉，打吧，打吧，現在人命關

出來了，人也給人家捉去了，就沒有入尋氣了！

董：（緊皺着眉）說不能打，偏要打。你看吧，我沒有說錯，
雖鬧出人命，現在可看見了？

村：就是，就是。一點都不錯。一句話，這個村長真不好做。
麻煩又糟糕，糟糕又麻煩！

董：怎麼這樣造巧，偏偏是他的小舅子扎着他呢？

村：就是巧，冤家路窄，聽說一去就到就碰上了。元山罵他小舅
子是漢奸，就打起來。元山站的地方不好，給石頭拌倒了
，就讓他的小舅子一刀扎中胸口。你看看，流了這樣多的
血，還能活得成麼？

董：馬大嫂知道不知道是他扎着元山的？

村：誰敢對她說。她一看見元山的樣子，就一把淚，一聲天，
哭的死去活來！

董：（長嘆一聲）唉！聽我的話，那里有這樣的結果呢？

村：就是，就是。（走到門前看看天色）天已經亮了，雨也下
的不大了，趕快想辦法吧，（回過頭擔心地）等會天晴了
，王理就會來的。

董：辦法，只有一個——跟褚家莊講和。（揮動手）可是沒有
肯這樣做的。

（馬大安匆匆地上場）

大：元山怎麼樣啦？

村：大安，你一夜到什麼地方去來？

大：（興奮地）我把褚天根卡住了。元山怎麼樣呢？他媽媽的
，元山有個長短，我宰了這個王八蛋！

董：（驚詫地）怎麼，你把褚天根卡住啦？

大：（傲慢而興奮地）唔。好容易。我們爬過松樹嶺，褚家

放哨的，像死豬一樣沒有看見我們，我和三小，土娃去的。那個傢伙也是自己找死，半夜三更，他開門不知道要往那裏去。給我們把他按住，捂住他的嘴。他家裏一個人也沒有。這不是他的家伙（在懷中取出一把匕首），扎元山他就用這個傢伙。——他媽媽的，雨把我的衣服都淋濕透了！（扭扭衣襟）

董：（驚疑地）你們偷偷地卡了他的人，他們不會也來卡我們的麼？

大：他媽媽的，他敢來卡我們的人？我非把崔家踏平不可！

董：大安，這些辦法都不能了事的。

大：（忿忿地）哼，反正光景就是這樣，不是挨餓就是死人。要了事幹什麼？

村：（勸大安）大安，可不能再鬧了，聽話吧，天地都鬧翻了！

大：（激厲地）誰起的禍，誰開的頭？

村：（無法地）對。我們有理。可是你不看看，這裏是什麼天地！

（婦人的哭聲。衆回視，馬之妻神志迷惘，悲哀悽切地上場。）

妻：（哀訴）村長，你要告訴我……黑小的爸爸是誰殺死的，你……你可憐可憐我們，要替我們伸冤呵！

村：唉！誰殺的，誰殺的，等會就知道了。唉，這事情真糟糕！

董：（同情的勸慰她）馬大嫂，事到如今，傷心也沒有法子，等會哭壞了身子。……你也得爲黑小想想……

妻：（悲切地）董先生，你想想看，……我怎麼辦呵……

大：（吼叫起來）怎麼，元山死了？……（咬牙，心一狠，從懷中拔出匕首）好，冤報冤，仇報仇！（大步要往外走）

璽：（攔住）大安，你幹什麼去？

大：什麼，挖仇人的心肝去？

璽：大安慢一點！你聽，外面幹什麼？

（褚母狂叫聲）

母：（在台後）天根！天根……

村：（驚）幹什麼？

（大安停下來）

（褚母聲近，黑小跑上場）

黑：（驚叫）姥姥！

（褚母狂奔上場）

母：（神志迷亂地）天根！天根沒有來？天根沒有來？（向四面看了一眼，見自己的女兒，哀訴）孩子呀，你的弟弟天根不見了！（急速地問）他沒有來吧？他沒有來吧？

妻：（在初聞母聲時，則注神傾聽。及至褚母向自己訴問後，嚶嚶地慟哭起來）媽呀，黑小他爸爸給人家殺死了！……

母：（突然的刺激，驚叫）他死啦？……哎喲，我的天啊！……（哀慟）女婿死了，兒子不見了！……我做了什麼孽啊……（稍停，向女兒）你沒有看見天根麼？

妻：他怎麼會來這裏呢。你昨天回去沒有看見他麼？

母：我回去，他……他不在家了，弄開窗戶跑了。天黑了，他才回來。他回去已經不像個人樣了。天啊！嚇死我了！一身都是血！（仿做褚天根神經迷亂的狀態）一句話不說，閉着眼！說，說他跟馬坪的人打了……

妻：（驚叫）啊！……他來打啦？（神情昏沉，倒在床上）

母：他來打啦……我就來這裏看看，又不敢來，可是不來怎能

換到天明呢？後來我想，還是來一來。天黑了，又下着雨，我又不放心他在家裏。我就出去，找二姑來替我看着他，好來這裏一趟。我不到一會兒回去，哎喲，他不見了。到處找不到了。……他上那兒去啦，他上那兒去啦？我要找他，我要找他！

（馬大安站立一邊，惱惡地瞪了她一眼）

母：他沒有來？我要找他去，我要找他去！他上那兒去？（神經迷惘地跑退場）天根！天根！……（聲自內微弱）

妻：（突然起來，追母）媽！……（退場）

董：（嘆息）唉！

黑：（跑至大安面前）五叔，是誰殺死我爸爸？你告訴我！（慟哭）你告訴我！

大：黑小，你不要哭，我已經把殺你爸爸的那個人卡住了！我要宰了他，替你爸爸報仇！

黑：（疑惑地）他是誰，不是我舅舅麼？

大：就是他！

董、村：（欲制止大安不要說）大安……

大：（故意地）就是他！

黑：（驚問）真是我舅舅？

大：（故意地）就是他，就是他！

董：黑小，你別把這個告訴你媽，她會氣死的！

（黑小不說話，半晌，退場）

村：（見黑小走後）他準告訴他娘去。（稍停）……現在不講這個了，董先生，王理會快來的，怎麼辦呢？

（村長的話未完，村民三小上場）

三：（急遽地）村長，王爺來了，你快回去吧。

村：（急遽地）精糕麻煩，麻煩精糕，說神神到，鬼鬼來了！
！你看看真來了，你看看真來了！

董：（急對村長說）村長，沒有辦法了，你先回去，看看是什麼再說，去去！

村：（目前）哎喲，精糕，精糕，……（呢喃地退場）

董：大安，褚天根現在關在那裏？

大：三小，褚天根那個傢伙沒有動吧？

三：剛才那個老婆子到處吼叫，土娃把他拉到後院去了。怎麼辦呢，我說留下來不是個辦法！

大：村長的注意又跟咱們不一樣（也示意言董其昌也不同意意思）。

三：怎麼鬧不一樣？

大：怕他們來卡咱們的。

三：他什麼事都怕，一聽見門響就尿炕了。你管他幹什麼？怕他們來卡咱們的？先幹了他，他們咬我吃豉？咬我的頭是硬，咬屁股是臭的！

（董其昌無法，只好不語）

（村民土娃在門外）

土：（在門外）喂，三小！

三：（跑至門前看了一看，回頭對大安）土娃把他拉來了。（向外罵土娃）你拉到這裏來幹什麼？

土：（在門前出現）不是祭元山麼？又沒有地方藏，那個老婆子到處喊。

董：是不是褚天根？

土：就是他。

董：拉他來我問問他！

（大安，三小本不願意，但又不好不拉，於是走開一邊。土娃拉用布袋蒙着頭的一個人上場）

董：就是他？（向土娃）你把布袋拿了！

（土娃把布袋揭下，露出憔悴，沮喪，頹廢，滿身血跡被鄉土的垢面蓬頭的褚天根。）

褚：（用鈍遲的目光，張望了一下，認得是馬元山之家，驚詫地，低聲地，近乎自言自語）噢，我……我怎麼來到這裏呢？……

大：土娃，你把他拉來，還不到那邊看着？

三：是，土娃，我們到外邊看着。（拉土娃退場）

（大安不高興地坐於炕的一隅。）

董：（和平地）朋友，你是褚天根？

褚：（沒有動作，聲語沉濁地）唔……

董：你不認得這是誰的家麼？

褚：（痛苦地，激蕩地）呵！……昨天半夜，我要去尋，尋那個逼我幹出這事情。我一出門，有人把我捉住，用布袋蒙住我……我以為是給人聽到了，將我捉到日本那裏去了。原來是來了這裏，……哦！這個家我是不能來的……

董：你說什麼，你難受麼？

褚：（沙啞地）我從前來這裏是說一聲，笑一聲……今天，唉……（低頭嘆息）

董：不要這樣，你可以坐在這兒（指板凳）！

褚：（坐下，嗟嘆地）噫！……你們要把我怎麼樣？快點兒吧！

……

董：不要亂想，朋友。

大：（諷刺地）你別着急，等一會就有好戲看！

（沉默半晌）

董：朋友，你為什麼把元山的兄弟向日本報告呢？他是你的親戚呵！

褚：（激蕩地）我沒有向日本報告呀！

董：那是誰報告的呢？

褚：那我就知道了，我們村的抗日份子，是馬家坪向日本報告的。

大：（暴罵起來）你媽的，你們能供出我們的，我們就不能供出你們的？

董：（制止大安）大安，你別說話！

大：傷這個狗養的，什麼都是你們褚家便宜，上門來欺負人，還挺着肚子說漂亮話！

董（制止他）大安，你別說話！（向褚天根）朋友，難道你們沒有想一想，你們割了這裏的莊稼，今年這裏的人都要餓死的？

褚：（忿惱地）哼，不知道想過多少。可是，日本要這樣，你有什麼法子？（幻滅地）反正都是死吧……

董：那我們也不能把莊稼割掉。

褚：（憤激地）哎喲，你不知道，日本叫做的事情，你能敢不做？……你不做吧，這面是黑狗張着，那面是機關槍瞄着！

董：莊稼說不割不行，那抗日份子說不知道也不行？

褚：（氣忿地站起來）這是馬家坪開頭的！

大：（暴跳起來）什麼，是我們開頭的？（趨向褚天根，咬牙切齒地迸出怒語）你再說一句，我就揍你！

董：（攔住他）大安，安靜點，別胡來！

大：（隨着董其昌說）我胡來？他胡說！（退回原處）

褚：（倔強地）不管誰胡說，咱村的抗日份子，日本都寫上了。
。今兒我在你的手裏，想吃就吃吧。

大：怎麼，我不敢吃你？我嫌你臊？（怒目瞪了褚天根一眼）

董：你們來割莊稼，還帶着傢伙，你們是存心來打的麼？要不你們不會帶傢伙來的。

褚：（急燥地）唉，你不清楚。昨天是第三天，頂末尾的一天啦。如果還沒有割掉，全村都活不成了！馬家坪又不饒割，你看怎樣辦呢？

董：你跟馬元山……你們也巧得很，偏偏都碰上。

褚：（搶緊說）不，他找我的，他罵我是漢奸。

董：那你們就打起來？

褚：當然啦，他打我嘛，大家都有招刀！……（痛苦地）可是我懊悔，我懊悔！唉！

董：你不想一想你的妹妹，黑小，還有你的老母親……

（刺痛着他的傷處）哎喲！天啊……你別提這些了，……你別再提！我懊悔，我為什麼沒有想呢？唉！

董：（同情而悲憤）唉，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呢？

褚：（理性的嘶叫）嚷！我昨天究竟爲了什麼，我發昏了麼？

（向馬大安）謝謝你們，你們快一點兒吧！

（大安以同情憐憫的眼光看了他一下）

董：朋友。你不要這樣！

褚：（淒慘，懊惱的短促地嘆息）囑！……

（舞台空氣沉靜着）

（村民土娃上場）

土：董先生，村長叫你快去！

董：（竊詭地）什麼事？好，你們等等吧，別讓馬大嫂看見！
（退場）

土：大安，這個傢伙就躲在這裏（指藉天根）？

三：（跑上場）糟糕，馬大嫂回來了，怎麼辦？

大：蒙住他！（用布袋蒙住藉天根，拉到炕後，用被子蓋着）
（馬之妻，黑小上場）

妻：（悲憤地）他五叔，你知道兇手是誰，請你告訴我，我不知道的蒙在鼓裏，比知道更難受！

大：（不耐煩地）大嫂子，你就會知道的。（用身子掩蔽着炕後）

妻：他是誰，你們跟我說個明白。我的心像用椎在椎一樣地難受，你們不是已經把他卡住了麼？

三：大嫂子，你知道了沒有什麼好處，不要問了。

妻：不，我應該知道。

大：等一會就啥都知道了。你出去歇歇吧。

妻：不，我求你們讓我先知道吧！（發現大安身後有東西）那是什麼？

大：（急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三：（跑到門前看了一下，回頭對大安說）大安，算了，就讓她看一看吧。

大：（沉思一下，回頭）好，看吧！（揭開被子拉出一個人來）

妻：（一看見，像觸電似地，驚）呵！是誰！

大：大嫂子，你不是要知道誰是你的仇人麼？（推藉天根）就是這個！

妻：（突然神情變化）呵，……黑小，他是誰？

黑：（駭怕）媽……我不知道……

妻：（挽着黑小，恐懼地）開開給我看看！不。等一等，（向黑小）黑小，你看看！

黑：媽，不叫看！

大：好，給你看看吧！（揭開袋，褚天根面目露出來，神態恐怖疲憊）就是他！

妻：（一見褚天根，恐怖極驚叫）呵！……（慢慢回頭）黑小，你看見誰？我在做夢麼？

黑：（驚駭）不，媽，他是舅舅！

妻：（恐怖地叫）他？他是誰？

黑：（哭）媽，他是我舅舅！

妻：（聲調悲憤軟弱地）啊！想好的偏不來，想賴的竟來了！……天啊！（向天根）弟弟，是你呵！

大：（攔住）大嫂子，他不是你的弟弟，元山是他殺死的！

妻：（受刺激地絕叫）呵！……（倒地半晌）怎麼，真是你幹的，天根……你幹的真好！（慟哭不成聲）

大：（憤怒地與土娃二人說）拉走吧，等什麼呢？

三：對，走走走！

土：（拿起布袋）走吧！（作要蒙住褚天根的樣子）

（褚天根沉重地抬抬眼，又垂低了頭）

妻：（抬起悲苦的臉）還有話，等等！

大：快說，等什麼？

（褚母吶喊聲）

三：（警告）大安，那個老婆子來了！

大：（急催促）趕快走，趕快走！

妻：（急）等一等！

（馬大安等要拉褚天根往外走。褚母奔上場。）

母：天根！（見天根，緊抱住）天根，你怎麼來這裏？

大：（叱母）滾開！（要掙脫她）

母：（大叫）你們怎麼啦？你們怎麼啦？……

大：（怒）他媽媽的，你嚷什麼？（掙脫她）滾你的！

母：（急支起）救命啊！救命啊！……

三：走吧大安？（作要推褚天根狀）

妻：（急爬起半身）你們等等！

三：殺人償命，還等什麼？

妻：殺人是需要償命……

大：大嫂子，不殺他，元山是閉不上眼的。

妻：（慘悽痛苦地）是……可是，我要他，要他先殺了我！

大：（氣忿地）你別糊塗了！

妻：我不糊塗，我……我要他先殺了我……

大：（忿滿地）大嫂子，你別做夢，元山是誰殺死的？

妻：（刺肩）啊！（倒在黑小身上）

黑：媽！（扶住她）

母：（跪在女兒面前）孩子啊！救救你的弟弟吧，跟他討個情吧！

妻：（慘絕地）媽……（轉身向母跪下）

母：（支着不讓她跪下）孩子呵，祖宗三代只有這一點骨肉，孩子呵，你可憐，可憐你的死不去的娘啊，跟你弟弟討個情！……

妻：（慘極了）呵呀！（暈倒炕上）

黑：（駭哭，推搡母親）媽……

大：（恨火冲冲，舉起匕首）以眼還眼，以命償命！走！（向土娃二人）還等什麼？

母：（拚命抱住哀求）不能，不能，你們好心吧……

（黑小驚哭。董其昌奔上場）

董：（大聲）大安，你們要幹什麼？（奪下他手中的匕首，投在地上）

大：幹什麼？我們要報仇！

董：仇不是這樣報的。

大：那你說怎麼樣報呢？（怒視董其昌）

董：一個死了，不能找一個陪的！這樣下去，什麼時候才得了呢？

大：仇報了就行了！

董：那就兩個村子的人，非都死光不可！你殺他（指褚天根）他們又來殺我們的，元山的教訓還不夠痛麼？

大：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咱管不了教訓不教訓！

董：冤家宜解不宜結。他還是我們的兄弟哩！

大：兄弟，你知道他是什麼人？

董：什麼人？（憤激地）他跟咱們一樣，都是亡國奴！

（這一句話給予大安心靈以創傷，低頭走開）

母：（抱着褚天根慟哭）咽……我可憐的孩子呵……

（衆沉痛地面着這悲慘哀淒的兩對母子。）

董：（深沉地悲嘆）唉……兄弟們，聽我說吧，我們和褚家只有講和一條路。（鬆開了綁着的褚天根的繩子）

母：（跪在董其昌前）先生，你救救我們吧！

褚：（被鬆後，萬道苦棘在刺他的心靈，輕輕地哼着沈沉的氣息）嚙……

妻：（剎地抬起頭，嚶咽地泣）咽……

董：（此時向土娃，三小）土娃你們到外面看看動靜！

土：（拉三小）走！（退場）

妻：（哀鳴）啊……

黑：（憐憫地扶住她）媽……

妻：（鈍迴的眼光向四週溜了一溜，拾起大安的匕首，牽過黑小，跪在審天根面前）天根！……你殺了我母子吧！

褚：（像受到突然的猛擊，同他的姊姊的目光默望半晌）呵……姊姊……（也驀然跪下）

母：（驚）孩子你……（泣，攬着自己的女兒）
（董其昌，馬大安皆驚詫而注視她們）

輩：（勸她）大嫂子，別難過了，你靜一靜吧！

妻：不。（向天根）這是我的命，該這樣……

褚：（痛苦地）啊……姊姊！

妻：（搖頭）不，天根，我不怨你。你把我送出這腐活受罪的火炕吧……四年來，我們不敢笑，也不敢哭，不敢罵，也不敢說，有人要我們死，我們就不敢活。你姊夫是不該死的……

母：孩子，你別……

大董 }：大嫂子，事到如今，你別這樣！

董：（向審天根）朋友，你起來，不要這樣！（拉起審天根，伏在凳上哭）

妻：（提起匕首，哀痛地）咽……這裏有把刀！（看刀）呵！這上面是什麼？（細看，顫抖）血，血呀……是黑小他爸爸的血！……黑小他爸爸的……

董大}：(在她提刀時把她扶到炕上)大嫂子，你坐一會，不別這樣！(董其昌拿了她的刀)

褚：(深痛的吼叫)啊！

妻：眼淚永止不住我們的災難！

褚：(回過頭來)啊！……我是怎麼的？……害了婦夫，害了姨姊，害了黑小！(狂叫)天啊！……我怎麼的？(雙手環頸)呵……(忽猛從董其昌手中奪過匕首)讓我死去！
(要自殺)

大：(驚叫)呵，幹什麼？(制止他)

董：(急壓着褚天根的手)朋友，別胡來！(掙脫褚天根的刀)

母：呵！(坐在地上發抖)大……天啊！……
(土娃三小上場)

土三}：(驚問)什麼事？

大：(突然吶喊起來)我實在受不了，頭就要炸開了，我們究竟是爲了什麼？

董：大安，老百姓不用血洗眼睛是洗不開的！我的話沒有說錯，昨天大家都聽我的話，那裏會有這樣的結果呢？
(村長慌張地上場)

村：(先看了看在地的人們，急速地說)怎麼的，你們還在幹什麼？鬧事鬧頭還在鼓裏睡覺哩！
(衆驚訝地望着他)

董：(急問)怎麼啦，王理走了？

村：(着急地)沒有，沒有沒有，還在哩，還在哩。他叫我出來集合村裏面的人。

大三士 } (同聲) 集合幹什麼？

村：(焦急地) 幹什麼，幹什麼啦，叫我們去割西河溝的莊稼！
明天就要動手！

衆：明天就去？

——去割西河溝的莊稼？

村：還有，你們聽我說完吧；三天割不完，就用機關槍點名！

大：(暴怒地) 機關槍點名？我不去，這不是人幹的！

衆：不去，不去！

——那能去，不打起來麼？

董：(憤慨地) 對，我們不能去！我們流冤在流得太多了！

衆：(響應) 不去，不去……

村：(驚慌地跑至門口探望，喘急地說) 哎呀，你們別這樣囂吧。
。不去不成，不成！

大：不成？不成也不去！

三：董先生，現在你說該怎麼辦？

董：(激昂地) 擺在我們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做奴隸，子孫萬代跟日本當牛馬；一條是當個自由的中國人！

衆：(異口同聲) 當中國人！

董：(果斷堅決) 那就是把王理逮住！

村：(嚇得又跑至門口探望，回頭來) 這……日本知道還了得？

董：如果不砍斷日本這條狗腿，我們不要想翻身，日本全靠他來搗亂，你們不要怕，萬事在我身上，只要大家一條心，我有辦法。

大：反正一樣，先幹掉他！

董：我們和舊家不能做對頭，應該拉起手來對付日本，中國人

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

大：董先生，現在你叫咱們怎樣就怎樣。我聽你的話。

三王）：對。董先生，你說吧！

村：（又跑至門前瞧，回頭說）快點吧，我告訴他是集合人去的。
。慢了就不行了。

（一村民帶褚家莊的代表褚北海上場）

民：村長，他是褚家莊派來的，要跟咱們講和。

北：村長，我是來和你們講和的。

村董）：好極了，好極了。我們正要派人到你們那裏去的。

董：（向村民）你到外面看看，有人告訴我們！

（村民退場）

北：這回咱村真對不起你們，全上日本的當了，可是兩個村鬧成這個樣，日本還不心足，還要逼我們再來。咱村大家商量，都是死路，為什麼要中國人打中國人呢？就叫我去當代表，來講和啦，只要你們願意，我們願賠你們東西，大家想法子來收拾這件事情，對付日本。

董：講和，我們就得先砍斷王理這條狗腿，不然就沒有辦法。

北：對了。這回全是他在搗鬼。咱村就主張卡住他。

村：（對褚北海訴說）哎呀，你還不知道，倒運的事，又輪到咱村了，日本也逼我們去割西河溝的莊稼哩。

北：（驚）也逼你們去了？

村：可不，可不……

董：好了，事不算遲，王理還在村公所等着。（向褚北海）褚老先生，你回去担保捉去我們的人，放回來，我們兩個村子今天晚上開會來想辦法。我們現在就把王理逮住關在會

上來公審他。

北：對。我担保把你們的人放回來。

村：(催促)快點吧，遲了，王理會曉得的。

董：好，開會要悄悄地，不要走漏風聲，派好人看風站崗。

北：對對，我走吧。

董：好，我還告訴你幾個事情。(一道與褚北海退場)

妻母}：(恐懼地問)村長，不是又要出事了麼？

村：(發愁地)我一點主意都沒有了，全看董先生吧。

褚：(怨恨地對村長等人說)唉，我全錯了，村長，卡王理我去！

村：(駭怕)別嚷這樣高，隔牆有耳朵。

董：我不怕了，落了個罵名。是誰把我弄成這樣。我清楚了。

(褚其昌上場)

村：(急問)褚先生，他走啦？快吧，遲就出事了！

褚：好，大家聽我說，我們今天要翻身，千萬別怕。把王理逮住，我們就報告日本，說八路軍把他逮去。我們派人到根據地去，跟八路軍，抗日政府講，叫他們想法子來幫助我們！……我們是中國人，不能叫人家擺佈不呼氣！

(正說時，村民上場)

民：董先生，不好了，王理帶着一個兵來了！

衆：(慌張，紛亂起來，村長更厲害)王理來了？

——糟糕，這回怎麼辦？麻煩麻煩。

董：別怕！你們都壯着胆子，看他說些什麼，如不對頭了。看我咳嗽，大家齊動手！(對小三，土娃)你們捉跟他來的黑狗。我們捉王理。

緒：董先生，我來卡王理，我恨死他，我明白了！

民：（驚告）來了！（回頭退場）

妻母）：我們快出去吧！（牽黑小慌張地要退場）

（王理帶一偽軍威風地上場，把妻母檔回來，衆驚愕。）

王：（威嚴地對村長）你祖宗的，你是幹什麼的？你要什麼玩意兒？

村：（戰兢兢地）隊長老爺，男人們都上地了，不是不集合，都上地了，都上地了。

王：（罵）你祖宗的，你要我來陪襯你麼？（一意識到屋裏有許多人，驚問）都上地了？這裏這樣多人是幹什麼的？想造反麼？

村：（駭怕）隊長，不是，那裏敢，那裏敢，這是兩個村子爲了割莊稼鬧出事了！

王：（截斷他的話）我不聽這些，那是你們自己幹不好。皇軍沒有叫你們這樣。快去叫人回來開會，明天就要去割，三天幹不完，機關槍點名，你忘了？

村：（苦而懼）沒有忘，可是人都不肯去。（聲音漸像自言自語）困難可多了，四面八方都是困難，難上加難。……

王：（厲聲）你祖宗的，又囉嗦了，說起話來不是拉雜就累贅，不是累贅就是拉雜！困難不許說，替皇軍做事，還能說第二句話的麼？

董：（終於說話了）沒有人肯去，那有什麼辦法？

王：（回頭）什麼，你說的，沒有人肯去？

董：（坦然地）你的耳朵很野，沒有聽錯。我們就不肯去！

王：（勃然大怒）什麼，你們敢不去！

董：對了。我們不喜興去！

王：（有些害怕了）你們想造反？這樣多的人在這裏開秘密會。我還沒有說你們，你們就敢跟我頂嘴說不去？（頓平地）機關槍點名，瞧着吧！（急欲退場）

董：（咳嗽）咳！

（王理吃了一驚）

大：（大叫）動手！

（褚天根也大叫一聲，跳過來掀翻王理在地上，大安按住。三小等在門外把偽軍打倒。解腰帶把他綁着，繳了他們的武器。）

王：（罵）你們造反了，你們敢侮辱皇軍的幹部！

褚：（恨火心中燒）皇軍的幹部，揍！（拳擊王理）

大安等：（紛紛響應）打！打！

褚：（喝住）天根，你們住手！

（妻母等嚇作一團。村長驚慌失措。）

褚：（抓住王理的胸領）你說，是誰供出馬小山的？

王：那……就……（怕打不敢不說）就說是我吧。

褚：（推送他一下）你狗養的，你說是我幹的！

王：這不是我的意思，是皇軍要你們打個痛快。

大：是誰在這裏搗鬼？

王：什麼都推在我就是了。把我放了，以後改邪歸正！

衆：改邪歸正？（咆哮）打！

——打！（動亂起來）

（村民上場）

民：（慌張地）褚先生，日本兵來了，在河溝下面走！

衆：（驚慌）那怎麼辦啊？

村：（亂闖亂跳）糟糕了，麻煩了，誤事了，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王：（大叫）有人造反了，有人造反了！

董：（向大安）捂住他的嘴！

（大安等用頭巾塞住王理的嘴）

董：（向村民）你再去召！（村民退場）土娃，你去叫大家關門去，不許出來！（土娃退場）大安，三小，你們拿槍上山去，看見日本兵進村就打槍！（大安三小退場，黑小悄悄地隱出）村長，你跟我去迎接他們去！

村：（大驚）不是送羊入虎口麼？我不敢去，我怕……

董：不要緊，你怕就正好。我們去截住他們，說八路軍來了，把王理捉去了。我們以後不就一乾二淨了？走！

褚：我呢，董先生？

董：把這個漢奸交給你，你好生看看，晚上送到會上去！（拖村長退場，村長非常害怕。）

（褚天根當村長等走後，至門前瞧了一眼。）

會後人嚷聲：（急速而又沉重）關門，關門！日本兵來了！……日本兵來了！關門，關門……（紛紛地）

褚：（褚聽了一下，在門角檢了一木棍，走至坐在地上的王理前）好！（舉木棍要擊王理）你這個漢奸！

黑：日本兵快進村了！（此時，黑小急上，）

（黑小說話時，槍聲響了。褚天根止住未打，望外邊。）

人聲：（操四川口音，遠遠地）打呀，同志們！……（槍聲）

遠處人聲：黑齊咕嚕，黑齊咕嚕……

糟糕！快走！黑齊咕嚕……

（王理恐怖，妻母黑小縮作一團。）

寫在嘈雜紛亂的人聲・腳步聲・槍聲中下。

一九四二，一月初稿。九月第三次稿於武鄉休養中

永熟的莊稼 兩幕悲劇

著者 洪 詔

出版發行 新華書店

定價 每冊壹元五角

1943年8月——初版300冊

15.1,

5042

定價壹元五角